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二十九回 入靜境神能冶性 居鬧市念已無塵

三緘知老道見畢，不厲以大道相累，即久在洞中，亦屬無益，不若歸得家內，自為修省，以寡乃欲，以清乃心，俟功造深再為請教未晚。意計已定，向老道拜辭而歸。歸來絕跡不出門戶，惟永朝永夕獨居密室，靜坐冥想，常把此心盛在腔內，如心一動，速又緊緊按之。前半月每致亂馳，後半月漸歸於舍，待至三月之久，可以坐到一日而是心寂然焉。所造若此，思欲入洞求指進步，恐未習熟又見擯於門牆，於是日日加修，為他時求教訓，久之而清心寡慾，功已純自自然矣。復禮子自夢示三緘後，假意棄諸門外，激彼修道真衷。屈指計之，三月有餘未入洞中求其指示。默會片刻，始知在家寡慾清心，急力苦煉，因隱身於三緘室內，不時擊物作響以驚之，視彼之心可能堅穩不動否。三緘是時靜坐已慣，心清無擾，暗自誇功，突得復禮子驚心法兒，不入於恐懼之偏，即出於疑似之地，自知心不居舍，忙忙合目收回。復禮子又於不覺時驚之，三緘始而矜持，繼能勉強，終則驚之不聞矣。復禮子見彼心中能煉神不動，又試以引目動心之法。三緘不知，每於開目時見有美女形容繞目而過，此以目所常羨者動之也。三緘未免初視而動其心，然心剛一動，速又合目凝神，不使心猿亂躍，[則不惟能卻不顧，且至於見如不見焉。復禮子曰：「美色當前，不使彼心稍馳驚外，是能見愛不愛，其功又進一境。」於是不動以色而動以財。財字一關，三緘久淡，任白鐵滿室，度外置之。復禮子化一家人，轉而動以氣。正值煉心之候，痛罵乃躬，並罵乃父，言詞暴厲，辱及祖宗。三緘坦然於懷，一無所動。

家人又扯其髮，擊之以掌。三緘亦任其擊，而瞑然自如。復禮子暗自歎曰：「煉心之功至此以此難，吾且再以駭目法試之。」一日，三緘靜坐未久，忽一猛獸逼面而來。三緘之心幾為恐懼所亂，凝神頃刻，知室中無此，心寂然。復禮子喜曰：「不意三緘清心之功，已至於是，引以進境，此其時也。」遂隱身而返，常冀三緘來洞指以煉神煉氣之方。三緘自得復禮子試以驚恐，擾以四害，此心已如白璧，無貪無欲，無癡無愛，即有外物，不能繞之。所以復坐一二月，愈坐愈靜，愈靜愈穩，靈根若此，可謂固矣。

孰料蚌婦、珠光身死斬妖臺上，靈氣不散，時駕雲霧鼠竄四方。一時鼠竄至磐澗前，瞥見清氣凌空，旋繞天半。蚌婦謂珠光曰：「這縷清氣常凝結於此室之上，不識其內煉道何人？」珠光曰：「母忘之乎？前日毒龍邀吾母女戕害三緘小子，即是此地。而今三緘為復禮子指示，頗得清心寡慾之道，苦煉室中，故清氣充盈，泄於室外耳。」蚌婦曰：「卓爾，吾母女遭誅是為此子，豈肯使彼煉道成真耶？」珠光曰：「母意如何？」蚌婦曰：「不如將吾母女靈魂按下，入室亂之，彼知道根淺薄，得近身側，置諸死地，母女之仇已復矣。」珠光曰：「凡真心煉道之子，必有天神護及，恐吾母女一犯再犯，律不姑寬。」蚌婦曰：「吾母女為冤而至，若遇天神，將冤訴之，或彼憐念修道之苦，另有顧盼，亦未可知。」珠光曰：「母欲如是，兒敢不從。」遂墜下靈魂，碌碌忙忙，乘隙入室。

三緘正瞑然跌坐，蚌婦、珠光嚶嚶啜泣於兩耳之中。三緘心雖不動，而耳側常聞泣聲曰：「吾死甚苦，皆為爾害，快還吾命，吾即罷休。」三緘厭聽已甚，另覓一室，始入靜坐，似已寂不聞聲。一二日後，母女又入，泣聲愈高，而煉道者不堪其擾矣。三緘無可如何，頓起求師之念，閉了密室，拜辭父母，竟向白鹿洞而來。

剛到洞門，老道正裸體牽衣向陽捫蝨，捫一蝨以口嚼之，愈捫其蝨愈多，似乎嚼之不及。見三緘跪地稽首，笑而稟曰：「前者子來吾洞，一無所予，空腹而返。今來甚好，吾捫蝨最伙，與爾二三。此蝨係吾陰側所得，故肥而大，吞入腹內，可當紅豆二三枚。」三緘接在手，蝨烈而行疾，恐其失卻，急拋入口。始嚼則聲如爆竹，繼而濼嚼，其味如飴。三緘吞之，自覺精神爽快。老道笑曰：「蝨味美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承師所賜，味美甚焉，敢求吾師再賜一二。」老道曰：「此次業已尋遍，捫無遺類，他日捫得，再與子食。但汝今日何事來茲？」三緘曰：「特有所請於師也。」老道曰：「所請者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在室苦煉清心之法，忽有婦女泣聲填耳，易室亦然，究不知是何妖魔相擾乃爾？」老道曰：「此正所謂道高魔至者也。汝歸，閉目凝神，盡心再煉，煉到無聲無聞之境，自有驅怪神至。汝於靜中合目，亦可視之。」三緘聆其所教，拜辭老道，轉回家庭。

入告父母畢，仍歸密室盡心而煉。其初泣聲尚聞，三緘任之，不介於懷。越四五日，三緘合目，見老少婦女被一金甲神祇驅出門外，榻前有道冠道服二小童侍立左右。微睜目視，又屬空空。自是絕無泣聲以雜於耳矣。三緘得此清心妙趣，愈力造之。

復歷月餘，老道命前老叟呼三緘至洞，曰：「師所傳者，驗耶，否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師傳無不驗，第不知煉道之法，還有進境否？」老道曰：「爾今所得，不過十之一耳，烏可謂其盡此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道果多乎哉，師何吝而不教？」老道曰：「儒門之道，最忌躐等，元門亦猶是也。師必俟爾竿頭再進，然後次第指示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必如何而後，師為我傳之？」老道曰：「爾之功夫固稱堅穩矣，若云靜境中之微乎其微，尚未造於至極。須入鬧市，為繁華所炫，美色當前，俱如處密室一般，清心寡慾之功始得。世之習道者多矣，身居密室，靡不自詡功深。一臨鬧市之中，引於目者，極目所樂而心不克存，所以道不僅煉於靜，而於動處愈徵其功。」三緘曰：「鬧市者，非市廛耶？市廛為貿易之所，安得隙地而煉之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煉道人不必要盡覓淨室，即身在廛市，而是心不出腔子，堅穩亦如靜坐之際，方謂道無時而不在，無地而不存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師言如是，弟子詰朝即入市座，試吾所煉，看動中境象又如之何。」言已歸去。

次日晨餐後，身入市廛，但見抱布貿絲之儔，接踵摩肩，絡繹不絕。甫入市內，戚屬見之，彼以邀飲而來，此以待酌而至，三緘力卻不往，則牽衣掣肘，不斷喧嘩。三緘弗能脫身，俄而戚屬愈眾。彼則曰：「相公足跡入市甚難，吾先見而請之；若棄不前，吾面羞見市人矣。」此又曰：「相公入市，吾躬久已治筵，若應爾招，避吾不至，吾面又奚存乎？」三緘於此應之不暇，卻之不能，中心搖搖，惶然得主，或時欲怒而忍，或時惡煩而雜，或時欲喜而亂如蓬絲，擾攘難治。於無可如何時，只得誑諸戚屬曰：「爾等各設肴饌，待吾依次赴飲。」戚屬聞說，四散紛然，爭設厚筵以希寵愛，此貧賤恬於富貴若之常態也。豈知三緘厭其煩瑣，抽身而返，竟至洞中。老道見而笑曰：「鬧市內不能使心如靜時耶？」三緘曰：「鬧市治心之法，弟子尚無功力，祈師指陳。」老道曰：「吾有四語，爾謹記之：人自鬧時吾自靜，全在一心去安頓；方寸有常而有主，有然不使虛靈遁。」三緘得此四語，詳會其意，不時心維口誦，而以兩手作揣摩狀。會之既久，總在一知半解之間，道心未明，不安坐臥。於是閒遊莊外，心心念念解此四語。

恰遇正心子雲頭俯視，見三緘情景如斯，知是煉心未得其竅：「吾且化身入世，試彼近日操修若何？」計定，化一貧叟，攜筐執杖，偃偻而來。三緘正以兩手作推解狀，未曾視及，突將貧叟推倒地中。三緘駭曰：「老翁壓乎？」貧叟曰：「素與相公無仇，何以毒手加我？茲足已損，不能四方乞食，命必休矣。然人生百年，皆歸於盡，有若死於餓莩，不若死於相公之手之為愈也。相公可再擊之，吾死不怨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未嘗擊爾，爾何藉此顛撲騙吾耶？」言畢欲行，貧叟牽衣不釋。三緘慰之曰：「爾釋吾歸，吾與爾食，可乎？」貧叟曰：「如今世情偷薄，於身難脫時，許以千金而不吝；既身脫後，欲求一毫而不予。相公欲要脫身，須負殘軀在爾家中，朝夕飲食供奉，俟吾足健如昔，攜筐自去，不能取爾絲釐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爾暫候此，吾歸命僕負爾，何如？」貧叟曰：「爾如歸潛於室，村莊若是其眾，吾敢沿門呼之哉？」三緘無可為計，不得已而自為負焉。貧叟在肩，呻吟不絕於口，兼之鼻涕時時零落，三緘幾不相容。轉而思之，怒動於心，心使氣動，氣動而神散，有害前此靜養之苦，將心安定，忍耐負之。

正心子見前面青松四五挺立，以手一指，化為老婦兒女牽衣而來，諦視三緘所負貧叟而詢曰：「爾陳翁乎？」貧叟曰：「然。」老婦曰：「自爾出門乞丐，娘母在家，候爾早攜食歸，以活老少，爾胡不自行步，而資人背負耶？」貧叟曰：「吾被此少年掌推在地，足已傷損，行動不能，因強彼負歸調治痊癒，以寢其事。」老母泣曰：「吾家所靠者此翁，那家小子於翁何恨，損翁之足，翁難行動，覓食無人，不將吾一家芋死乎？」一時之間，兒女悲聲嘈雜難聽。三緘負力已竭，放叟於溝壑坐定，喘氣在旁。

貧叟曰：「爾輩不扭著少年，倘被狂奔，吾足若斯，爾輩何有生活？」囑後，老母扭三緘之髮，兒女四人四面牽衣。三緘哀祈釋手，老母不允，扭之愈厲。三緘不敢稍動，惟向貧叟哀曰：「爾即人口四五並住吾家，待爾足愈同歸，飲食斷不敢缺。」貧叟曰：「既如此，仍負吾行。」三緘起，負叟前去，老母兒女在後跟隨。及至里門，父母睹茲情景，詢為何事。貧叟且泣且訴，訴之未終，老母接訴而泣曰：「吾家靠翁覓食，以活妻兒，如翁不測，吾家四五人口生路皆無。」訴到心酸，娘母同聲一哭。三緘此際愁結滿腹，而道心不知失於何所。幸母賢能避禍，與以酒食，又設牀榻以安之。殊意老母老翁性情古怪，每於二三更後，始索湯餅，如其不予，則悲啼慘切，若喪葬然；如其予焉，不說餅鹹，便說餅淡，自夜自旦，言語刺刺，稍停不過片時；且於每食之餘，或老翁食矣而老母不食，或老翁老母食矣而兒女又不食，食後又索食頻頻，操中饋者幾使烹飪無暇。擾攘十餘日，而三緘為前所動心動氣者，已安之若素焉。然雖借此絮絮叨叨，以煉心於鬧攘，又恐父母不樂，煩惱於懷，因思入洞求師，以解翁嫗糾纏之孽。

晨起而往，遽入洞中。老道佯為不知，顧而謂曰：「鬧市治心，而今能乎否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功力尚淺，究不能如靜時之不動也。」老道曰：「治心之道，必要動靜如一，方可引入道境，欲稍一躡等而不能。汝於鬧市中，其心尚不克養，苟臨切身之禍，而此心不幾流於哀怒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之來，正為此也。弟子無故遭翁嫗煩瑣，前則心難把持，哀怒恐懼，靡所不至，今則心無外馳焉。」老道曰：「要於猝然相驚時，始可見治心之力，久則事平視慣，心可養矣，有何難哉！」三緘曰：「謹凜師教，但翁嫗之事，祈師為弟子解脫，以免堂上焦思。」老道笑曰：「爾歸，翁嫗自去矣。」三緘於是務祈老道指一進境。老道曰：「鬧市之心與橫逆之來，尚多驚畏，待純熟後，再求進境不遲。」三緘唯唯而退。

歸問父母，不知翁嫗何時已去。三緘自此常游鬧市，幾遇非禮相逼，而心地無塵，自知道境有進，以待師承引誘，特未敢為老道請之。